

第八章 盛大宴會

“華爾將軍，領事先生，我覺得，與其花費重金招納世界各國的散兵游勇，不如征募本地中國農民充當常勝軍的士兵，由歐洲軍官悉心調教，指揮，從根本上解決常勝軍兵源不足，士兵素質惡劣的問題。”

年底時分，在艾瑪小姐當司儀的上海租界歡迎英法軍官的盛大宴會上，一位剛到上海的英國上尉，在主餐桌上，向鄰座的麥都思領事和常勝軍總指揮華爾說了以上的這番話。

宴會在禮查飯店二樓的大餐廳進行。在這棟東印度風格的二層磚木建築裡，大餐廳繁復的大弧形落地拱窗，面向在冬夜裡哆嗦流淌的蘇州河。同鐵灰色的河水成鮮明對照的是大餐廳裡的燈火輝煌和冠蓋雲集。

餐廳裡，一張張幾乎跟餐廳一樣長度的餐桌上，鋪著漿燙得發硬的潔白台布。賓客在餐桌的兩邊，面對名片而坐。每十對賓客之間，放著一架枝形大燭台，蠟燭在銀質鐘形罩上，光焰顯得更長，折射在多面體的水晶玻璃杯和銀質刀叉上，放出溫馨的光輝；餐桌上，像士兵一樣整齊地擺著從暖房裡取來的一盆盆鮮花；餐巾折得像修道院裡嫵嫵的帽子，放在藍邊金花的盤子裡，一塊塊剛出爐的金黃色小面包優雅地躺在餐巾的折縫中；五色繽紛的大水果，頗具匠心地疊在黃藤編成的花籃裡；馬來亞裔的侍者，白褲白襪黑襯衫白領結，得體地在賓客們的肩膀之間上菜，菜預先在邊桌上分好，除非賓客提出不要，侍者用勺子一舀，便把賓客的那一份，不多不少，剛好放到賓客的盤子裡。賓客吃完后，侍者立刻撤換盤子，上一道新菜。

酒品令人眼花撩亂：波爾多紅酒是專門給法國客人準備的；朗姆酒，西班牙白葡萄酒是魚鮮佳肴的絕配；還有香檳酒，隨時準備為任何慶賀的提議干杯。菜式同樣令人印象深

刻：兔肉灌腸，帕瑪乳酪拌通心粉，萊茵河式烤鯉魚，蒸鵪鶉，腓力牛排，蝦醬濃湯，杏仁奶湯。最后，不可忽略邊桌上的甜點：蜜餞，巧克力蛋糕，和英國式果餡布丁。

艾瑪在充滿酒香，菜香，花香，衣香，喧笑，碰杯，刀叉點擊盤子聲音的餐廳裡穿行，指揮侍者，招呼客人。租界的西人政商名流，專業人士，宗教領袖，都來赴宴。無論是熟悉的還是生疏的，她都沒有漏掉打招呼，每個跟她打過招呼的，都會對她伴隨每一句問候話的燦爛微笑，水晶般閃亮的眼神，和貝殼般潔白的牙齒，從心窩裡感到舒服。她的服飾是同嬾嬾拉妮根據今天的場景，精挑細選后決定的。為了避免和今天的主客英國軍官的紅色制服和法國軍官的藍色制服發生顏色重復，她選定銀色為主調，精巧的鍍銀鏤花發箍像冠冕一般，戴在紅褐色的濃發上隱隱閃耀；銀色綢緞的連衣裙上，貼著無數小亮片，腰間扎著纖細的深紅色皮帶，和左胸前戴著的玫瑰花相配，裙擺密密打著的十八道荷葉邊。開叉的胸前挂著紅寶石白金項鍊，耳垂佩著白金耳環，腳蹬銀色麂皮高跟鞋。在今天的眾多精心打扮女性來客中，顯得非凡出眾。

在為大不列顛維多利亞女王，法蘭西拿破侖三世，俄羅斯尼古拉一世，美利堅林肯總統，奧匈約瑟夫一世以及在座各國來賓的國家元首的輪番祝酒結束後，艾瑪終於回到了自己在主餐桌上的座位。主餐桌上就座的有領事們，工部局董事，軍事領袖，大清江海關總稅務司，主教，新到上海的英法軍官，以及夫人們。侍者趕緊拉開臂椅，讓艾瑪在麥領事夫人身邊坐下。她的另一邊鄰座空著，那是英軍最高司令何伯海军上将的座位，上将因病無法出席盛宴。坐在她對面的常勝軍華爾將軍，濃密烏黑的長發披肩，像個印地安人，身穿便服，披著厚呢的斗篷，手握提杖，嘴裡叨著馬尼拉雪茄。沒有人關注艾瑪的就座，因為大家都在繼續專心傾聽英國上尉對改變常勝軍兵源的發言。

“夫人，這位軍官是誰？”艾瑪悄悄地問領事夫人。在幾圈打招呼后，她已記不得那些新來的軍官們的名字。隻有他紅色的軍服和肩章，告訴她，這是一位英國陸軍軍官。

”皇家工兵營戈登上尉。”

戈登上尉，28歲，臉刮得非常干淨，眉清目秀，希臘雕塑般的鼻子，異常敏感的嘴唇，軍服的高領子，托著微突的方下巴。不講話的時候，他是一個很害羞的人，但一旦開口，滿臉自信，嗓門不高而威。他正在侃侃闡述征募中國農人士兵的理由：

“在中國，對他們的統治者或許褒貶不一，但沒有人會否認，中國的老百姓，特別是中國的農民，是世界上最逆來順受，恬淡自如，最能吃苦，最為勤勞的人。隻要給他們指出一條改善生活溫飽的路，就是死，他們也會跟你走。我有幸在近東，中亞，接觸過那裡的農民，跟他們相比，中國農民實在太馴順了，就像一頭牛，隻要喂點草，它就會耕地從早到晚。

”六年前，克裡米亞戰爭期間，為了圍攻俄軍要塞瓦斯托波爾，我雇了一個村的土耳其農民，幫我運木料到前線去造拒馬障，對付俄國騎兵。結果，這些口口聲聲感謝我們從俄國人手裡解救他們的土耳其鄉巴佬，一個晚上，偷走全部木料，逃得無影無蹤。第二天早晨，他們的家眷還哭哭啼啼，來問我要人。

”克裡米亞戰爭后，我被派往亞美尼亞，和俄國軍人一齊勘定俄土邊界，遇到幾個放羊的庫爾德農人，我們給他們錢，請他們帶路，白天他們同我們有說有笑，很高興的樣子，后來，他們把我們帶到一個山谷裡過夜，晚上下起大雪，等我們醒來，這些庫爾德人失蹤了，害我們在雪地裡轉了兩天兩夜，差點凍死在山裡。

“同土耳其人和庫爾德人相比，中國農民要老實的多，合作得多。去年，我們英法聯軍在北京，為了報復大清皇帝扣押殺死了我們的外交官，本來是想燒毀紫禁城做報復的。后來，當地農民告訴我們，附近有個皇家圓明園，價值連城，比紫禁城還華麗，然后引路把我們帶到圓明園。以后的故事，在座的大概都清楚，我們洗劫了部分由耶穌會教士設計的美奐美侖的圓明園，當地農民幫我們把財寶裝箱，一路挑回北京城。原本的計劃裡沒有決定放火燒毀整個圓明園，可是宮裡的太監跟我們講，如果圓明園留著，大清皇帝回來后，看到財寶搬空了，會治太監們看護不力的罪，所以我們必須燒毀園子，給太監們造成投火

殉國的假象，太監才能逃命。然後，農民們幫我們把園裡的門窗卸下，劈成木柴，引火燒平園子。當我們看到大火燒毀巍峨雄偉的宮殿時，我們是心疼的，這是破壞文明，枉顧道德，不該稱頌的行為。但是，自始至終，從帶路到火燒，我沒有看到中國農民有任何惋惜的表示，他們隻是抓緊時間，在大火蔓延開來之前，把園子裡考究的家具，搶搬出來，準備運回各自的家去。我唯一感到不滿的是，這些農民往雞子的胃裡塞小石子，增加分量，賣給我們做飯，多算我們的伙食錢。”

戈登上尉想用親身經歷證明中國農民是英法聯軍的幫手，但是主餐桌上所有的人都被他故事本身的生動內容，深深吸引，幾乎都停止用餐。當上尉提到克裡米亞戰爭時，艾瑪有點聽不懂，她希望喬治高易能在身邊替她解釋清楚。她的目光自然望向今天依約來觀禮赴宴的高易的座位。穿過寬大的餐廳，她看到青年律師坐在遠處，正在跟常勝軍白齊文上尉和倫敦差遣會的托瑪斯牧師熱烈地討論什麼有趣的話題。

“戈登上尉，謝謝你的故事。你不覺得中國農民這種為了錢一切都干的品性，很危險嗎？”麥都思首先打破上尉講完故事後的短暫安靜。

“為了錢一切都干，有什麼危險呢？”僱傭軍出身的華爾插話。華爾雖然把常勝軍看作私人軍隊，不容任何人插手常勝軍的運作，但是作為一個闖蕩江湖已經十多年的美國麻省兵油子來說，他對任何加強常勝軍實力的建議還是喜聞樂聽的。

“為了錢一切都干，今天收了你的錢為你賣命，明天收了對方的錢出賣你，要你的命，這不危險嗎？”麥領事回答。

“領事先生，我覺得中國農民不是對出錢的顧客一視同仁的。他們對我們西方人，信任超過他們的本國人。”戈登上尉接過話題。

“能不能說的具體一點？”

“十天前，我來到上海，奉命勘察上海租界方圓三十英裡的地形。為了行動隱密，我隻帶一個中國通事同行。我們悄悄來到青浦城外，這個地方到處是溝渠，小河，稻田，和

無數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我的目的是為前膛野戰炮尋找一處堅硬的高地。稻田裡的稻谷已經收割干淨，我和通事躲在小腿高的稻稈叢裡，用望遠鏡瞭望四方。可能是因為望遠鏡鏡片在太陽下有反光，引起城樓上長毛的注意。突然，城門開了一條縫，一群長毛像瘋子一樣沖了出來。我和通事拔腿逃跑，看到有一片被盜過的墓地，通事把我拉進墓地，正在這個時候，一個趕著大群鴨子的小孩經過，通事忙給那個孩子一塊銀元，拜托小孩去支開長毛，許諾事成以后再給他九塊銀元。然後，通事和我鑽入一處墓穴。蜷縮在潮濕冰冷的墓穴裡，我聽到長毛來到近處，大聲和小孩講話，我聽不懂中文，通事又不敢出聲翻譯，面對墓裡的灰黃尸骨（領事夫人們聽得臉色刷白），我閉上眼睛，拼命祈禱主耶穌保佑我平安。不知過了多久，墓外的人聲終於消失。又過了很久，我們聽到小孩在墓外出聲。通事告訴我，是小孩叫我們出來。我們爬出墓穴，看到外面隻有小孩和他的鴨子。下面，是我要和你們分享的對話：

” ‘長毛走了，我來拿九塊銀元。’ 小孩向通事伸出手。

” ‘剛才我聽到長毛答應你，如果講出我們的下落，賞你二十銀元。為什麼你沒有講出我們就躲在這裡？’ 通事問。

” ‘長毛說話不算數，說好二十塊銀元，事後會賴帳，說不定還要抓去點天燈。洋大人說話算數。所以，我寧要洋大人的十元，不要長毛的二十元。’

” 諸位，直到那一天為止，我和大家一樣，認定中國農民是認錢不認人的。經過那一天的脫險，我才醒悟，中國農民不是光認錢，而是更認人。如果我們能夠重視陪養中國農民對我們西方人的信任，西方人在兩萬萬中國人中，就有了長治久安的基礎。從中國農民中招募常勝軍士兵，就是要重用中國農民對西方人說話算數的信任。由於教養的差距，我不敢說，我現在就能跟一個中國農民做推心置腹的朋友，但是我敢講，我有把握和一個中國農民建立起他聽我命令出生入死的信任。 “

“上尉先生，講得太好了，我和你一樣想法，” 總稅務司郝德輕輕鼓掌，加入討論：

“沒有哪個偉大的民族，像中國百姓那樣，遭受如此誤解。他們被譏為麻木不仁，隻因我們缺少有效的方法把我們的觀念灌輸給他們，或者把他們的觀念傳達給我們，因此使他們蒙上半野蠻人的污名。”

” 請問總稅務司閣下，如果中國農民真的那麼高尚的話，如何解釋在日常生活中，他們表現得那麼貪小，自私，膽小，懶惰呢？ “ 法國領事愛棠問。

” 他們貪小，因為從生到死缺乏富裕的機會；他們自私，因為社會沒有給予公道；他們膽小，因為政府懲罰任何革新的念頭；他們懶惰，因為勤快並得不到獎勵。他們對火燒圓明園無動於中，因為他們跟政府從來不是一條心。隻要我們把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充分展現給他們，並使他們感受到同樣有機會分享這樣的文明，他們就會跟我們走。”

“戈登上尉，你在上海四周轉悠，還有沒有看到什麼有趣的東西，可以跟我們分享？” 法國領事對總稅務司的說教式言論，沒有興趣再予評論。

”上海四周河網縱橫，常勝軍如能用平底小火輪運兵，載送軍火糧食的話，一定能對長毛發起有效打擊。除此以外，我隻能用滿目蒼夷四個字來表達戰爭給這個地區帶來的災難。長毛和辯子軍，對待老百姓，一個比一個狠，他們的殘暴行徑，相比之下，我們在圓明園的行為，算是一種善行。”

” 戈登上尉，“一直在默默寡言地進餐的聖公會文惠廉主教，提出一個擔心：”長毛和辯子軍的士兵，原來都是中國農民。讓中國農民加入常勝軍，不會敗壞常勝軍的軍紀嗎？”

” 我相信，在華爾將軍的調教下，中國農民會成為紀律嚴明的兵士。不是嗎，華爾將軍？ “ 上尉轉向常勝軍指揮官。

華爾對提到常勝軍的紀律很敏感，租界上各種報刊對常勝軍的紀律報道一向是負面為主，諷刺有加。現在，他拿不准戈登上尉在勘察地形時看到了常勝軍的什麼丑行，所以，防禦性地回答：”常勝軍報酬豐厚，是經過江蘇巡撫批准的。常勝軍的一切享用，從沒有超出批准的范围。”

”能否約略告知一下批准的范围？“主教問。

”軍官月薪600美元，士兵月薪100美元。每攻下一座城鎮，賞銀45000到133000美元不等，依城鎮的規模而定。攻下城鎮后，與辮子兵共享大索三天。“

”什麼是大索三天？“主餐桌上幾個新來的軍官一齊問，他們是英國海軍陸戰隊指揮官馬爾齊上校，工兵指揮官布德，法國海軍陸戰隊指揮官卜羅德中校。

”三天挨家挨戶搜索長毛藏匿的財物。“

”搜出的財物歸誰？“

”誰搜到就歸誰。“

“將軍這麼做，不怕受到英法聯軍的軍法審判？”文主教生氣地問。

“閣下有所不知，本人已加入中國籍，”華爾傲慢地吸了口煙。“聯軍的法律管不到我。不信，你可以向麥都思領事和西華德領事証實。常勝軍的一切待遇都是江蘇巡撫批准的，我不過是奉命行事。拿老百姓的東西，跟拿圓明園的東西，有區別嗎？”

“有。火燒圓明園是對辮子皇帝冒犯國際公約，殺害英國外交官員的處罰，與百姓無關。”戈登上尉反駁。

艾瑪不完全明白郝德，主教，華爾，和戈登的爭辯內容，但是從他們不友好的語氣，她很清楚他們的爭辯正在滑向與盛宴的歡迎氣氛不相稱的吵架。看到麥都思領事在一個勁地向她遞來求救的眼色，艾瑪忽地站起來，用銀叉鏗鏘鏘連敲幾下高腳玻璃杯，然后嗓門提到最高點，向全餐廳宣佈：

“諸位，我們現在要上今天宴會最后一道，也是最精彩的一道菜了：中。。。國。。。烤。。。乳。。。豬！這道菜是江海關總稅務司郝德閣下，用江海關的大廚特地為我們烤制的，請大家鼓掌，感謝總稅務司！”

全餐廳一片掌聲和叫好聲，打斷了主餐桌上的爭論。

艾瑪提起裙擺，快步走向餐廳門口。這時，七彩玻璃拼繪的廳門大開，江海關主廚阿

南，頭戴高挑的廚師帽，推著裝載兩隻完整的烤乳豬的銅質餐車，緩緩走進廳來。乳豬是阿南請“探花樓”幫忙烤成，然後由阿南將切開後的乳豬，從頭到尾擺回原形：外殼塗著蜂蜜烤得又紅又黃又亮，豬耳朵上扎起俊俏的粉紅色絲綢蝴蝶結，色香俱全，華麗登場。

艾瑪走到餐車前，從餐車底層取出兩隻阿南預先準備好的黃藤籃子，接過禮查飯點主人史密斯手裡的銀字牌，掛在籃柄上，牌上寫著“感謝樂捐”。

“親愛的來賓們，在你們將要享用美味的烤乳豬時，請不要忘記，就在此刻，上海租界裡有成百成千的難民兒童，需要你們的幫助。請大家慷慨解囊。謝謝！”說罷，艾瑪解下掛在胸前的紅寶石白金項鍊，放在其中一個籃子裡。

在全餐廳的一片贊許和鼓掌聲中，阿南推著裝著烤乳豬和募捐籃的餐車，向一排排餐桌走去。

艾瑪沒有立刻回到主餐桌，而是在高易，白齊文上尉，和托瑪斯牧師就座的那張偏角落的餐桌坐下。眼前這張餐桌上正在爭論長毛到底信什麼教的問題。

“我的房東的曾祖是某省的最高長官，”高易講的正起勁，“他的兩個兒子，與我的年令相仿，非常用功，正在準備秀才考試。秀才相當於我們的學士學位。有一天。。。”

“對不起，喬治，我馬上要回主餐桌，”艾瑪打斷他，“有問題向你們請教。”

”請講。“對艾瑪亦師亦友的托瑪斯牧師說。

”什麼是克裡米亞戰爭？“

”8年前爆發的俄國和土耳其爭奪巴爾干的戰爭。英國，法國，撒丁王國，相繼參戰，三年後，幫助土耳其戰勝俄國。大不列顛的女護士南丁格爾，赴前線護理傷員，創立了南丁格爾護理制度。“高易解說。

”亞美尼亞在哪裡？“

”亞美尼亞在土耳其和波斯之間，它是世界上第一個把基督教列為國教的國家，也是傳說中諾亞方舟停靠的地方，”牧師回答。

” 什麼是點天燈？ “

” 這是一種刑罰， “ 白齊文上尉不甘落后，答道， ” 把犯人用麻袋包住，放進油缸裡浸泡一夜，然後將他綁在一根鐵杆上，從腳上點燃，慢慢燒死。 “

” 謝謝， “ 艾瑪不想再聽下去，離座回主餐桌去。

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直率回答嚇走了女司儀，白齊文上尉重拾高易的話題， ” 喬治，講下去，有一天，你房東的兩個兒子怎麼了？ “

“ 有一天晚上，他們來到我的房裡，問我，長毛是不是跟我們西人信仰同一個教，敬奉同一個神和祂的兒子。對聖經和上帝，我沒有像你托瑪斯牧師，那樣博學。但是，那天晚上，我還是盡我所知，向兩位好學的中國讀書人，解釋了我們的教和長毛的拜上帝會的相同和區別。我告訴他們：

” 相同的是，我們和拜上帝會都相信，世界萬物由天上的上帝主宰。這是我們和拜上帝會僅有的共同點。

” 不同在於，聖經是我們瞭解上帝的意願，從而指導我們思想和行為的唯一準則。而長毛的洪秀全，編造了很多要麼是聖經上沒有的，要麼是同聖經相違背的東西，成為拜上帝會的綱領，特別是封他自己做上帝的第二個兒子。所以，拜上帝會，其實是偽裝成上帝旨意的一場叛亂運動。房東的兒子們，似懂非懂，感謝了我的解釋，告退了。托瑪斯牧師，你覺得我的解釋及格嗎？ “

” 高分及格。難為你了，一個學世俗法律的律師，被要求解釋神明的法則。 “ 托瑪斯牧師喝了一口朗姆酒，贊許地說： ” 當利馬竇，湯若望，南懷仁，這些教皇的神父們，最初來到中國時，他們是作為異國的文化使者，卓越的天文歷法學家，受到了明朝萬曆皇帝和清朝康熙皇帝的熱誠接待。那時候的中國，地大物博，信心滿滿，居高臨下，以世界中心自據。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被看成是蠻族朝拜天朝，仰承華夏文明熏陶，接受中國人的價值觀。對傳教士們來說，這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他們要學語言，禮儀，要適應太

多的東西，有一段時間，他們確實處在一種學子的地位，所以剛好附合中國主人對他們的期望。

“但是後來英國征服印度的消息傳到北京，於此同時，熟悉環境后的傳教士們開始了稍具規模的正式傳教。這樣便引起中國皇帝和整個菁英知識階層的疑慮，擔心傳教士們是西方政治入侵的先驅，所以便頒佈禁止傳教，關門鎖國。從那時起，天主教，基督教，都上了大清帝國的黑名單。其實，這是天大的誤會，大不列顛殖民印度許多年，並沒有強迫印度成為基督教的國家，盡管在印度的傳教士們非常努力。這場不幸的誤會，經過鴉片戰爭進一步放大，因為戰后的《江寧條約》裡有保護傳教的條款。不光是大清的統治者認定我們的上帝對他們不利，反叛大清的被統治者也想在我們的上帝身上尋找答案。洪秀全就是在這個時候，打著信奉和我們同一個上帝的旗號，起兵造反。喬治，這就是為什麼你房東的兒子，會問你是否和洪秀全同教的原因。”

“托瑪斯牧師，我要是能像你那樣，把來龍去脈向房東的兒子說清楚，我會安心很多。哪天有機會，我會再找他們詳談。”

“喬治，這麼一個荒謬的問題，換了我，不會浪費時間，直接告訴這兩個中國書呆子，洪秀全，掛羊頭，賣狗肉，句號。”白齊文上尉輕蔑地說。

“上尉先生真是快人快語，”牧師沒有對上尉表示生氣。“不過，喬治，中國讀書人好思，但未必好問。你如有機會同你房東的兒子細談，我建議你從我們教會的源頭，上帝的存在，說起。起碼，要讓你房東的兒子感受到，即使都崇拜上帝，我們心目中的上帝和洪秀全向他的信徒們描繪的上帝不一樣。”

“糟糕，我已跟他們講過，我們教會和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認為上帝主宰萬物。現在聽牧師的口氣，即使崇拜上帝，我們和洪秀全也無共同之處。我該怎麼講清楚呢？”

“喬治，請這樣告訴他們：海水的鹽味，能嘗到它的存在，卻看不到它；花朵的芳香

花謝了，芳香也隨著消失。海水跟鹽味，花朵跟芳香，這種依附關係，我們都能感覺得到。但是，沒有通過學習聖經，我們怎麼可能把這種感覺上升到是上帝創造了這些依附關係的認識呢？所以，我們的上帝是通過聖經來認識的。而對洪秀全的拜上帝會來說，上帝是通過洪秀全他本人來認識的。聖經呢？在拜上帝會裡完全被忽略了。因此，我們基督教崇拜的上帝，從根源上，和拜上帝會崇拜的上帝完全不同。洪秀全抄襲基督教的部分教義，借崇拜上帝為名，行崇拜他本人為實，是邪教。洪秀全是邪教教主，他的信徒們則是迷途羔羊，需要拯救。

”喬治，我相信，你這樣來開導房東的兒子，他們會分出好歹的。“

”怪不得，我跟長毛打仗，覺得他們怎麼都不怕死，”白齊文上尉終於逮到一個話題，”戰場上，對著我們密集的炮火，他們會像瘋子一樣沖上來，原來是一幫邪教徒。難道對瘋子，還能拯救？“

”有一個辦法。這個辦法，由你白齊文上尉經手，最妥！“

”真的！？快講！“

”不急。瞧，烤乳豬來了。“牧師故意轉移話題。

他們的談話被阿南推來乳豬餐車打斷。在阿南和侍者向桌上各位賓客夾上一塊塊脆皮的乳豬肉時，賓客紛紛起立，向募捐籃捐款。兩隻募捐籃裡已經堆滿各種紙幣，金幣，銀元，珠翠，首飾。高易和牧師各捐5英鎊，白齊文上尉掏出金懷表，放進籃子。

”可以告訴我，拯救瘋子的方法了嗎？“白齊文上尉等大家歸座，迫不及待地問。

牧師知道和白齊文這樣性格的人溝通，賣關子是最佳策略。所以，牧師用叉子挑起一片鬆脆得像餅干一樣的乳豬皮，就著波爾多紅酒，細細咀嚼。然後慢條斯理地說：

”與其說他們是瘋子，不如說他們是被帶上歧路的受騙者。解救他們的最好辦法就是把他們的高層領袖爭取過來，然後通過這些高層領袖影響底層大眾，使底層大眾漸漸覺醒，脫離洪秀全的說教，成為真正相信上帝的基督徒。“

”托瑪斯牧師，我白齊文和長毛兵戎相見，並不認識他們的高層領袖。“

”你不認識，我到是認識一個，“牧師說。

高易仿佛在濃霧中行船，漠漠糊糊地搜尋牧師談話的方向。他依稀感到，今天艾瑪把文縷縷的托瑪斯牧師和魯莽的白齊文上尉安排一起坐在偏角落的餐桌上，是有深意的。

”干王洪仁玕就是我們教會認識的長毛高層領袖。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早年參與拜上帝會的創建，但是並沒有跟隨洪秀全去廣西造反，而是留在廣東讀書，希望在大清的科舉制度裡出人頭地。洪秀全當上長毛的天王后，洪仁玕就成了叛黨家眷，受到株連，不得不逃到香港避難。

”在香港，洪仁玕有幸正式受洗為基督徒，並且參加倫敦布道會的各種傳教活動。你們都曉得，麥都思領事的父親就是倫敦布道會的牧師。所以，不誇張地說，洪仁玕實際上是我們的教會同事，和麥領事是有私交的。

“在香港，洪仁玕不僅熱心宗教事業，而且努力學習西方的天文學，數學，醫學，和英美的政治制度，探究西方比中國富強的原因，為他日后到了江寧，計劃在長毛的地盤開設醫院，郵局，法院，銀行，向洪秀全上書《資政新篇》奠定基礎。

“洪仁玕曾兩次離開香港，希望去江寧加入洪秀全的政府，但是因為戰時交通不便。第一次去江寧沒有成功，留在上海倫敦布道會的墨海書館繼續學習西學，和編譯聖經的王韜先生成為好友。第二次，洪仁玕在教會的幫助下，化妝成商人，由陸路，歷經11個月，經廣東到達江寧。

“老實說，對洪仁玕去江寧，教會裡是有不同意見的。很多牧師認為洪仁玕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布道師，留在香港，他對教會事業的貢獻不可估量。

”但是，教會在中國多年耕耘達成的共識是，中國人敬重讀書人，把握中國的讀書人，就是把握感化中國大眾的鑰匙，而洪仁玕就是這麼一把鑰匙。所以，教會是抱著莫大希望送洪仁玕去江寧的。不出所料，到了江寧不久，洪仁玕就被封為政府總理。“

” 牧師先生，他當總理，和我有什麼關係？長毛不是照樣和常勝軍打仗嗎？“ 白齊文沒好氣地問。

”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好好利用這把鑰匙。“ 牧師繼續耐心解說。“ 前一陣子，因為在安慶和曾國藩的辮子兵作戰大敗，洪仁玕暫時失去洪秀全的信任，免去軍隊指揮權。最近，因為長毛要打上海，洪秀全重新起用洪仁玕，主持對西方各國的外交。洪仁玕已經到達蘇州，並將長期駐節蘇州，我們的機會終於來了！可惜，現在卻因通訊困難，無法啟動這把鑰匙，除非俠肝義膽的上尉閣下肯幫幫我們。”

“請告訴我該怎樣效勞，” 白齊文很享受牧師的恭維。

“保護我們的信使安全往返前線。” 牧師終於揭開目的。“在上海前線，和長毛對陣的有三支軍隊：江蘇巡撫的辮子兵，英法聯軍，和常勝軍。要辮子兵保護我們的信使是不可能的，因為對他們來講，這是私通叛逆；要英法聯軍保護信使，同樣不現實，因為自從《天津條約》簽定后，英法政府承認北京的旗人皇帝為中國的正統統治者，英法聯軍如果參與私下和長毛溝通，就是違背這一官方立場，會引起外交糾紛；唯有你們常勝軍，既不屬英法聯軍，又不算大清政府軍，身份特殊，行動自由，可以幫我們這個忙。請注意，信使都是傳教士，不具備任何官方身份，所以常勝軍是幫教會做義工，上帝會祝福你們的。如果，我們和洪仁玕的溝通取得實質進展，我們會讓麥都思領事知道，然后有外交官們接手這件神佑的機緣。”

” 為什麼你不找華爾將軍辦這件事？“ 白齊文警惕地問。

” 對這個問題，能不能允許我暫時不回答你？我對神起誓，華爾將軍不會反對你為教會的信使提供保護的，明白嗎？“ 牧師意味深長地看著白齊文上尉。

上尉略有所悟，但是仍不啻聲表態。

” 如果，需要什麼費用的話，教會會補償你的，“ 牧師像踢英式足球，臨門一腳。

” 牧師，我願意為教會效勞。“

高易深深佩服牧師的談話策略。用律師的標準來衡量，牧師是契而不舍的談判高手，上尉是貪得無厭的顧客。

宴會已近尾聲，艾瑪用銀叉再次敲響高腳玻璃杯，侍者們為每位客人斟滿香檳酒。全廳裡具有最高中國官方身份的大清江海關總稅務司郝德站起來，舉杯提議：

“女士們，軍爺們，先生們，我提議為大清帝國同治皇帝陛下的健康，為皇太后陛下們的健康，干杯！”

干杯，碰杯，干杯。。。。。

接著，麥都思領事的夫人站起來提議：

”我提議，為今天成功的盛大宴會，向司儀艾瑪小姐鼓掌感謝！”

全場起立，向艾瑪鼓掌，歡呼。艾瑪噙著淚花，感到整個餐廳裡上百支蠟燭，成千朵花都在歡呼。

宴會散場時，麥都思領事覺得今天盛宴的最大成果就是找到了取代華爾指揮常勝軍的人選：戈登上尉。艾瑪望著堆滿財物的募捐籃，深深欣慰她接手的華人流浪兒童收養所今年過冬的費用有著落了。高易卻在回味牧師的話：“把握中國的讀書人，就是把握感化中國大眾的鑰匙。”